

漢語方言古全濁聲母研究述評

夏俐萍

河南師範大學文學院

提要 古全濁聲母在漢語方言中的演變十分複雜，歷來是漢語方言語音研究的重大課題。二十世紀以來，漢語方言古全濁聲母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其中語音描寫和分析方面的成果最為豐富；在對語音現象的解釋方面也有了很大的進展；理論探討方面還有待進一步加強。文章對目前漢語方言古全濁聲母研究所取得的成績進行了介紹和評論。

關鍵詞 漢語方言、古全濁聲母、描寫、解釋；

引言

古全濁聲母指中古的「並奉定群從崇船澄邪禪匣」等十一個濁塞音濁塞擦音濁擦音聲母。趙元任的《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第一次運用現代語言學理論對吳語古全濁聲母的讀音進行了描寫。書中寫道：「吳語的濁音聲類發音最特別。在大多數地方這些字都用一個帶音的氣流就是[彎頭h]音。假如是個破裂音，那音的本身並不帶音，換言之當它閉而未破的時候，聲帶並不顫動，等開的時候接著就是一個帶音的[h]，就是[彎頭h]，因此聽起來覺得像很‘濁’似的……」(27頁)。該書還將吳語定義為江蘇、浙江當中並定群等母帶音，或不帶音而有帶音氣流的語言。這一定義影響深遠。《現代吳語的研究》出版之後，古全濁聲母一直是漢語方言語音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學者們對漢語方言的古全濁聲母進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概括起來可以分為「描寫和分析」、「解釋」、「理論探討」三個方面。下面分別加以評述。

一 描寫和分析

1.1 語音描寫

1.1.1 單點方言

單點方言古全濁聲母讀音的描寫最為豐富。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在趙元任先生的帶領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員，調查了湖北、湖南、江西、雲南、四川等地的漢語方言，並相繼出版了各地的調查報告，如《湖北方言調查報告》(1948)、《雲南方言調查報告(漢語部分)》(1969)、《湖南方言調查報告》(1974)等等。這些調查報告對所調查地點的古全濁聲母的讀音進行了描寫。此後出版的方言調查報告、專著或方言志中，對各地古全濁聲母的讀音均有描寫，不過，詳略各異。一般來說，描寫官話、客贛方言等古全濁

聲母讀音差異不大的方言時較為簡單，而描寫吳語、湘語、土話等古全濁聲母讀音存在較大分歧的方言時較為詳細。這些調查報告或專著對各地方言古全濁聲母讀音的描寫，使我們對漢語方言古全濁聲母讀音的基本面貌有了初步的瞭解。

隨著方言調查的深入開展，有關漢語方言古全濁聲母讀音的新材料也不斷湧現，在此基礎上發表了一批描寫和分析單點方言古全濁聲母讀音的論文。楊時逢在《清華學報》上發表了《靈寶方言》(1974)，該方言中的古全濁聲母不論平仄一律讀成送氣清音。錢曾怡在《中國語文》上發表了《文登、榮成方言中古全濁平聲字的讀音》(1981)，介紹了文登、榮成兩縣及其周邊地區的古全濁聲母平聲字有讀不送氣音的現象，口語中讀不送氣音的共有五十字，占調查字數的五分之一強。這兩篇文章同時揭示了古全濁聲母的讀音在官話方言中的內部差異。陳蒲清在《方言》上發表了《益陽方言的邊音聲母》(1981)，文中提到，益陽方言的邊音聲母共有 530 多個，其中有 260 多個來源於古定從邪崇澄船禪等七個古全濁聲母，揭示了益陽方言的古全濁聲母演變為邊音聲母的重要事實。鄭張尚芳(1995)對贛、閩、粵語裏古全濁聲母今讀濁音的方言進行了介紹，通過調查發現少數贛語、閩語、粵語等方言仍然保留古全濁聲母的濁音讀法。這些方言點是，贛語兩種：江西武寧話、湖口老派話；閩語三種：(閩東話)浙江蒼南蠻話、(閩南話)江西廣豐橫山話、(閩北話)福建浦城石陂水北話；粵語兩種：廣東連山話、陽山話。這一發現表明了古全濁聲母保留濁音不只出現在吳語和湘語兩大方言區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此外，周長楫(1981)、鄭張尚芳(1985)、張雙慶、萬波(1998)、夏俐萍(2008)等文章，均對具體方言古全濁聲母的讀音進行了描寫和分析。

1.1.2 區域方言

在對單點方言古全濁聲母讀音描寫的基礎上，一些專著或論文開始致力於描寫某個區域內古全濁聲母的讀音及其類型。區域的範圍有大有小，有的涉及到某個方言區，而有的只涉及某一方言區的一部分甚至某個縣境。例如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的《中國語言地圖集》(1987)中「漢語方言」的文字說明部分概括性地描寫了每一個方言區古全濁聲母讀音的概況。

一些方言專著將某一區域內古全濁聲母的讀音作為研究的重點。曹志耘的《南部吳語語音研究》(2002)詳細論述了南部吳語古全濁聲母的讀音類型及其地域分佈，將南部吳語的古全濁聲母歸納成九種不同的類型，其中包括全部保留濁音到部分保留濁音到完全清化，從微觀上揭示了南部吳語古全濁聲母演變的過程。蔣冰冰《吳語宣州片方言音韻研究》(2003)對吳語宣州片方言的古全濁聲母讀音進行了描寫，指出了宣州片吳語的濁塞音聲母出現不同程度的清化，濁塞擦音聲母擦音化，古定母字讀作顫音、閃音等語音現象。莊初昇《粵北土話音韻研究》(2004)描寫總結了粵北土話古全濁聲母演變的五種類型，該書是關於粵北土話古全濁聲母演變的最為詳細的報導。陳暉《湘方言語音研究》(2006)對湘語古全濁聲母的讀音進行了共時平面上的描寫，重點討論了湘語濁音聲母的保留情況以及古全濁聲母入聲字的讀音，糾正了以往關於湘語古全濁聲母演變的一些偏見。描寫某個地區古全濁聲母讀音的論文主要有：辻伸久《湖南諸方言の分類と分佈——全濁聲母の變化に基く初步的試み》(1979)、嚴修鴻《連城方言古全濁聲母今讀的四種類型》、趙日新《徽語古全濁聲母今讀的幾種類型》(2002)等等。

區域方言古全濁聲母的讀音除了通過文字進行介紹之外，利用方言地圖展示古全濁聲母讀音的類型也是十分有效的一種手段。《漢語方言地圖集》(2008)涉及到古全濁聲母的讀音

及其演變的地圖有兩張：「濁塞音濁塞擦音聲母的演變」(039 图)、「濁擦音聲母的演變」(041 图)。這兩張地圖用不同的圖例表示古全濁聲母讀音的不同類型，從宏觀上展現了漢語方言古全濁聲母讀音的共時面貌，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1.2 實驗分析

古全濁聲母的實驗研究，重點在於討論吳語古全濁聲母讀音的性質。曹劍芬(1982、1987)分別討論了吳語常陰沙話古全濁聲母的實際讀音是一種「清音濁流」，指出吳語中的[ɦ]是元音的一種形容性而不是一個元音前的聲母。石鋒(1983)指出，蘇州話濁塞音的後接元音存在著氣化現象，其氣化的程度在送氣清塞音和不送氣清塞音之間，濁送氣是蘇州話濁音聲母的一種附加特徵。李榮(1986)也用有趣的聽辨實驗，明確指出了吳語濁流[ɦ]的性質，所謂濁流[ɦ]並不是聲母的一部分，而是元音發音時一種同部位的摩擦。王士元、沈鐘偉(1995)則認為，曹、石兩家的結論大有討論的餘地，文章用了不同於濁音起始時間說和聲帶緊張說的方法，採用了塞音閉塞時間的測定區分了吳語上海話中的濁塞音和不送氣清塞音。文章最後得出結論，吳語中傳統上稱之為濁塞音和不送氣清塞音的語音差別是明顯存在的，即使在起首位置也是如此。這個差別就是閉塞時間上的不同。吳語的三類塞音可以稱為松塞音，不送氣緊塞音和送氣緊塞音。吳語中詞起首位置上的不帶音和詞間位置上的帶音的松塞音是一個音位在不同語音位置上的變體，但與不送氣的緊塞音無關。此外，胡方(2001)也用實驗語音學的方法對溫州話的濁塞音聲母進行了分析，魏鋼強(2008)則從實驗音系學的角度指出吳語的「濁流」是一種「聲調的形容性」。

二 解釋

古全濁聲母的讀音類型儘管十分複雜，但是如果對其在漢語方言中的演變進行歸納，主要需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古全濁聲母是否保留濁音。吳湘語及其他個別方言古全濁聲母保留濁音，大部分漢語方言濁音清化；二是古全濁聲母清化後今讀塞音塞擦音聲母是否送氣。多數方言中的送氣/不送氣有規律可循，如一律送氣（客贛以及部分晉方言、中原官話汾河片方言）、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絕大多數官話）等等，少數方言的送氣/不送氣找不出規律，如閩語、徽語、鄉話等等。三是古全濁聲母演變的語音條件。如古全濁聲母清化後的送氣/不送氣類型多數以聲調作為條件，少數以聲母作為條件。在分析古全濁聲母演變時，一些例外或特殊的現象促使學者們尋求種種解釋。下面選取近年來討論得較多的幾個問題進行介紹：一是古全濁聲母今讀送氣清音的研究；二是古全濁聲母不規則分化為送氣/不送氣清音的研究；三是古全濁聲母按聲母分化為送氣/不送氣清音的研究。

2.1 古全濁聲母今讀送氣清音的研究

古全濁聲母今讀送氣清音主要分佈在客贛方言中。早在上世紀 40 年代，羅常培先生就提出了客贛方言「同系異派」的說法，沙加爾(1988)、魯國堯(1992)、王福堂(1999)等都同意客、贛方言之間有密切的關係，「古全濁聲母今讀送氣清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條證據。不過，在廣闊的漢語方言中，古全濁聲母清化後今讀塞音塞擦音聲母送氣的方言除客贛方言之外，還有：晉語南部；中原官話汾河片；通泰方言（南通、如皋、東台、如東、泰興）；徽語（旌德、績溪、祁門、婺源、德興、淳安、遂安、壽昌白讀）；土話部分。此外，在閩語和湘語以及粵語境內均有零星的分布。從地域上看，古全濁聲母清化後讀送氣清音的類型跨越了漢語方言的南北兩大地區。從西北片南下，中間穿越了湖北、湖南以及安徽的大部分地

區，最後紮根在江西和廣東北部、福建西部、安徽南部以及偏處一隅的通泰地區。讀送氣清音所涉及的方言以及地域範圍如此廣大，不得不使人聯想到這些不同的方言之間是否存在著一種源流的關係。不同的學者就此作出了有益的探討。其中重點討論的是客贛方言與西北方言之間的源流關係。

陳慶延（1989）報導了晉西南古河東郡的臨汾、稷山、洪洞、聞喜等方言中，古全濁聲母今音逢塞音、塞擦音無論平仄一概送氣的特點。文章認為，由古全濁聲母一律讀送氣清音和移民史的研究，可以推斷河東方言（今山西西南部地區）跟客家方言之間有著同源性。李如龍、辛世彪（1999）認為，現今南北方言中的「全濁送氣」的特點都應該說是有源流關係的。換言之，都是從古代秦晉方言承傳下來的。古全濁聲母今讀一律送氣的方言，全濁音也最早清化。秦晉、江淮（通泰）、客贛方言中「全濁送氣」這一聲母上承傳演變至少已經有1500年以上的歷史了。顧黔（2001：514）也認為，這四大成片的區域（筆者按：客、贛、通泰、西北方言）「一律送氣」及入聲調值陰低陽高，反映了它們的同源關係。晉西南是客、贛、通泰先民居地之一，此四種方言同為三四世紀漢語北方方言的後裔。魯國堯（1992）認為客贛、通泰方言都源于南朝通語，而對於它們跟今晉南、關中等地方言的關係，魯先生在顧黔的《通泰方言音韻研究》的「序」中寫道（2001）：「如果承認客贛方言的先民也導源于永嘉南徙的北人，那麼這些北人多半是今河南地區人士，當然也可能有今晉西南人，可是也有上黨人等等，前輩學者早已指出，自東漢以來中州地區即為全國中心，洛陽方言是漢語通語的基礎方言，直至兩晉之交亦是如是。因此可以說，如欲上溯通泰方言之源，其祖語只能是東漢、魏、西晉時代的今山東、河南地區的北方方言。客贛方言的祖語也應該是這支北方方言。如欲將通泰、客贛的祖方言即東漢至西晉的中原方言和現代的隴東、關中、晉西南方言及唐五代的關中方言「聯宗」，還需作細致的研究。即使能聯宗，那也應該是另一個層次的事，方言繁衍分化的樹形圖當是另一種畫法。」也就是說，魯先生同意客贛和通泰方言存在同源關係，而對於客贛、通泰方言跟西北方言之間是否具有同源關係則持保留態度。

當然，討論客贛方言與西北方言之間的源流關係，不僅牽涉到語言學上的問題，而且跟移民史有著密切的關係。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1992）指出，客家遷徙的經過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晉永嘉之亂後元帝的渡江；第二次是唐僖宗末年黃巢起義；第三次是南宋末年元朝人的南侵。在這三次遷徙中，只有第一次的出發地點跟陝西、河南等地有密切的關係，此後的兩次遷徙則跟西北地區沒有太大的關係。而第一次遷徙時的東晉時期，西北地區的古全濁聲母應該還完整地保留濁音。因為通過研究，發現西北方言中濁音清化的最早時間只能上溯到唐代。這樣一來，客家方言在離開西北地區後發生的古全濁聲母清化是否跟西北地方的古全濁聲母清化之間具有源流關係，還不得而知。因此，要論證客贛方言與西北方言之間的源流關係，還得從語言學以及移民史方面作更加深入的研究。

2.2 古全濁聲母不規則分化為送氣/不送氣清音的研究

在漢語方言中，古全濁聲母清化後今讀塞音塞擦音聲母的送氣/不送氣一般是有規律可循的，但閩、徽語以及其他個別方言例外。閩語和徽語的古全濁聲母清化後今讀塞音塞擦音聲母是否送氣並不以《切韻》的聲、韻、調作為條件，從表面上看來完全屬於無規則的分化。其中，閩語大部分不送氣，小部分送氣；而徽語大部分送氣，小部分不送氣，兩者的表現剛好相反。關於閩、徽語古全濁聲母演變的特殊現象，中外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解釋，下面就閩語和徽語分別討論。

(1) 閩語

關於閩語古全濁聲母演變的研究，莊初昇（2004）將其歸納為三種學說：（一）原始閩語說。（二）語言層次說。（三）移民匯合說。羅傑瑞（1973、1982、1986）將閩方言的古全濁聲母構擬出三套濁塞音塞擦音。其中送氣清音聲母來自送氣濁塞音濁塞擦音、不送氣清音聲母來自不送氣濁塞音濁塞擦音，而弱化濁聲母用來解釋閩北方言的一些異常反映以及聲調上超出「四聲八調」的所謂「第九調」現象。餘靄芹（1976、1982）不同意羅傑瑞的觀點，轉而從語言層次的角度來考察中古全濁聲母在閩方言中讀音的不規則現象。並認為不送氣清音的讀法與侗台語底層有關，屬於比較古老的層次；送氣清音的讀法是受北方方言影響以後形成的，屬於比較晚近的層次。李如龍（1985）則認為閩方言中的古全濁聲母讀送氣清音反映了《切韻》以前上古音的特點，而後來的不送氣則是由上古音送氣的全濁聲母演變而來的。張光宇（1996）認為，中古全濁聲母在閩方言中讀送氣清音，是歷史上的司豫移民帶來的，而讀不送氣清音，則是由歷史上的青徐移民帶來的。閩方言今讀的不規則現象是兩種移民匯合的結果^①。此外，李如龍、鄧享璋（2006）認為閩方言的古全濁聲母字有清化送氣、清化不送氣和保留濁音三個不同的歷史層次，這是閩語自身演變的多種語音層次疊置的結果。送氣清化為最早層次，保留濁音為最晚層次。該文仍然堅持送氣層次代表閩語的最早層次，但是跟之前（李如龍 1985）的文章不同的是，該文認為閩語的送氣清音和不送氣清音的最早源頭分別來自司豫移民和青徐移民的影響，也就是同意張光宇（1996）的觀點。

(2) 徽語

平田昌司（1982）的《徽州方言古全濁聲母的演變》對徽語古全濁聲母的演變進行過深入的探討。文章採用了餘靄芹（1976、1982）分析閩語時用到的「語言層次說」來分析徽語古全濁聲母的演變。其中一個重要的證據是江永的《榕村<等韻辨疑>正誤》中的一段話「吾婺源人呼群、定、澄、並諸母字，離縣治六十裏以東達于休甯皆輕呼之，六十裏以西達于饒皆重呼之。」根據這一文獻，平田昌司認為不送氣層是徽語的古層，而送氣層則是從贛方言以及北面的江淮方言借來的，同時官話方言的平送仄不送對於徽語的讀音也有較大的影響。王福堂（1999）顯然同意上述意見，他說「目前休寧話中出現的送氣音，顯然和贛方言的影響有關」。伍巍（2000）根據徽語讀音的城鄉差異，休寧等地的縣城有部分或大部分全濁聲母字今讀送氣清音，但休寧等地的鄉下方言中多讀不送氣清音。據此，他也同意早期徽語的全濁聲母讀為不送氣清音的結論。趙日新（2002）從共時平面上分析了徽語古全濁聲母今讀的四種類型後，從方言接觸和影響的角度討論了徽語古全濁聲母讀送氣音的來源。

目前，用「語言層次說」來解釋漢語方言中古全濁聲母清化後送氣/不送氣的不規則現象最具有說服力。但是不同的學者在利用這一方法分析具體方言時還存在著較大的分歧。例如閩語中不送氣清音和送氣清音到底哪個屬於更加古老的層次，餘靄芹、平田昌司認為「不送氣清音代表較古老的層次」，但李如龍則認為「送氣清音代表較古老的層次」；「語言層次說」是基於不同方言系統的語音疊加的結果，但這種解釋能否適用所有的古全濁聲母清化的不規則分化現象，例如鄉話、畬話等等。如果不能，那麼，其他除閩徽語外的方言的不規則現象如何解釋。這些都是我們今後需要進一步探究的問題。

2.3 古全濁聲母按聲母分化為送氣/不送氣清音的研究

古全濁聲母清化後，在漢語方言中多數以聲調作為送氣/不送氣的語音條件。例如北京

^① 上面的論述主要引自莊初昇《中古全濁聲母閩方言研究述評》，《語言研究》2004年第3期。

話以聲調的平仄作為分化的條件，多數湘語以聲調的舒入作為分化的條件。但在湘南、粵北等一部分土話中，古全濁聲母以聲母作為送氣/不送氣的語音條件。例如臨武土話的並定母字今讀不送氣清音，其他古全濁聲母字今讀送氣清音。由於用聲母作為分化的條件在漢語方言中顯得較為特殊，因此引起了不少學者的關注。目前最主要的觀點有兩種。

(1) 底層論

王福堂（2001、2002、2006）認為粵北、湘南地區的古並定母讀不送氣清音是壯侗語底層或影響的反映，而塞擦音聲母讀送氣清音則可能和客贛方言的影響有關。湘南土話、粵北土話中的並定母（包括音值為塞音的奉澄母）則可能在清化前曾受壯侗語言的影響變為[ʂ d]（或[ʔb ʔd]）。這樣，在以後全濁聲母清化過程中，某些土話中的[ʂ d]（或[ʔb ʔd]）因為都有吸氣的特性，就不再能參與方言中送氣化的音變（這估計是客贛方言的影響引起的）。並定演變為不送氣音，其他全濁聲母則變為送氣音（樂昌長來方言中並定母上聲字口語音也送氣可能還有珠江三角洲的影響）。王福堂（2006）文章更是從壯侗語和漢語方言接觸的不同階段來探討漢語方言中並定母讀音的各種類型。其中粵北、湘南等地並定讀音的情況是由於濁化階段的壯侗語和保留濁音階段的並定接觸而產生的。其演變過程可以表示為：[b並 d定] → [ʔb ʔd] → [p t]。文章認為，正是壯侗語聲母和漢語方言聲母各片的演變以及演變過程中不同階段的接觸，使壯侗語[ʔb ʔd]聲母對漢語方言幫端母和並定母的影響產生了不同的結果，從而造成共時平面上壯侗語[ʔb ʔd]分別或同時和漢語方言的古清聲母濁聲母相對應的局面。

(2) 音變論

莊初昇（2004）從語音演變的不平衡性上來解釋並定母讀不送氣清音，非並定母讀送氣清音。古全濁塞音塞擦音聲母是按照全清、次清和全濁三分的，對於同一個發音部位來說，清聲母有不送氣（全清）和送氣（次清）兩個音位，濁聲母則只有一個音位，這就為濁塞音、塞擦音清化後究竟是讀為送氣音還是讀為不送氣音留下了活動的空間。他認為梅村、桂頭等地的方言古全濁擦音塞擦音以及群母先發生清化，變成送氣清音，而古全濁唇音和舌頭音較遲清化，同時還根據調類的不同而有清化快慢的不同。文章同時認為粵北土話中的全濁送氣是比全濁不送氣更早的一個歷史層次，而中南部的石陂、白沙等地古全濁聲母的全部送氣類型是在梅村、桂頭等類型的基礎上受到客家方言的影響而形成的。

曾獻飛（2005）也認為湘南、粵北等地古全濁塞音、塞擦音、擦音的演變速度有快慢的差異，應該是擦音先清化，塞擦音次之，最後是塞音。他將並定不送氣、非並定送氣的演變過程分為四個階段：

| | | | | |
|------|--------|-----------|-------------------------------------|-------------------------------------|
| | ① | ② | ③ | ④ |
| 並定母 | [b d] | → [b̥ d̥] | → [b̥ d̥] | → [p t] |
| 其他聲母 | [g dz] | → [k tɕ] | → [k ^h tɕ ^h] | → [k ^h tɕ ^h] |

上述兩篇文章均認為並定母不送氣清音的讀法是音變發展不平衡性的結果，但對於並定母上聲字或入聲字讀送氣清音的原因，莊初昇（2004）認為是較古老層次的反映，曾獻飛（2005）認為是受到客贛方言的影響形成的。

此外，王本瑛（1997）嘗試從發音生理學的角度來解釋湘南土話中並定為不送氣音，其他全濁聲母今讀塞音、塞擦音時為送氣的類型。但她的解釋無法解釋湘南土話中與此相似的幾種其他演變類型（轉引自莊初昇 2004）。

以上對於湘南、粵北土話中並定母讀不送氣清音，其他聲母讀送氣清音的解釋都有一定的道理。值得指出的是，在道縣小甲、梅花、雙牌理家坪土話中，古全濁並定從群母讀不送氣清音，其他聲母讀作送氣清音（周先義 1994、鮑厚星 2004）。如果用壯侗語的影響來解釋的話，還得考慮這兩處土話為什麼受壯侗語影響後，群從母字也出現讀不送氣清音的情況。如果用語音發展的不平衡性來解釋，一般來說，相同聲類的演變往往是一致的，那麼，為什麼同屬於塞擦音的從母字跟其他塞擦音聲母字演變的結果不同，前者不送氣，後者送氣。此外，在徽語歙縣富場方言中，古全濁並定群母舒聲字讀不送氣清音、入聲字讀送氣清音，其他古全濁聲母則全部讀送氣清音（曹志耘主編 2008）。歙縣富場方言古全濁聲母的讀音也是以聲母作為分化的條件的，這種與湘南、粵北等地土話的「異地同變」的現象又應該如何解釋。

三 理論探討

從理論方面綜合性討論漢語方言古全濁聲母演變的論著十分有限。論文主要有四篇：楊秀芳《論漢語方言中全濁聲母的清化》（1989），徐雲揚《A Theory of the Bifurcation of the Middle Chinese Voiced Syllable-initial Stops and Affricates into Aspirates and Unaspirates after Devoicing》（1994），許寶華《中古全濁聲母在現代方言裏的演變》（1997）以及王福堂《古全濁聲母清化後塞音塞擦音送氣不送氣的問題》（2006）。這幾篇文章重點從濁音清化的順序以及清化後送氣不送氣的角度討論了漢語方言古全濁聲母的演變。其中楊秀芳（1989）是討論漢語方言濁音清化最深入的一篇論文，文章對「濁音清化」這個問題從「哪些清化了」、「塞音塞擦音清化後，讀為送氣或不送氣」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分別論述了官話、吳語、湘語、贛語、徽語、客家話、粵語、閩語等九大方言的古全濁聲母清化。其中有些見解，在今天看來仍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例如提到濁音清化的條件時，文章寫道：

一般討論「濁母清化」只注意到聲調的影響，但是我們從老湘語、吳語及幾個方言交錯的地區，卻可以看到聲母也是一種重要的清化條件。而且我們還發現，聲母多半作為清化與否的條件，聲調則多半作為送氣與否的條件。以老湘語為例，幾乎所有方言（雙峰、婁底除外）都依聲母發音方法上成阻、持阻、除阻狀態的不同，亦即塞音、塞擦音、擦音之異，為清化與否的條件，其中以擦音的程度最深、塞音次之。

這段話同時從聲調和聲母兩個方面來分析「濁音清化」的條件，並且對濁音清化的順序作了十分精闢的分析。這些論述對於今天研究「濁音清化」這個問題仍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不過，由於受當時的條件所限，文章對於漢語方言中「濁音清化」的類型沒有窮盡性地概括，例如山西境內的方言存在文白兩種讀音，文讀音同於官話方言，白讀音有全送氣和全不送氣以及平聲不送氣、仄聲送氣等幾種類型。此外，文章多處將方言分區和行政區劃混淆在一起，例如討論湘語的「濁音清化」時，實際上討論的是湖南省境內的漢語方言以及四川省境內的「老湖廣話」。許寶華（1997）的文章與楊文有許多不謀而合之處，除此之外，他還重點討論了濁音清化的不平衡性以及由北向南逐步清化的特點。

徐雲揚（1994）利用南昌話、粵語以及中古文獻和張洪明（1987）的研究，對於古全濁聲母清化後送氣不送氣從發音生理學的角度進行研究，得出了兩個結論：（1）當古全濁聲母發生清化時，全濁聲母的發展跟調域的調值高低有著密切的關係。（2）中古全濁聲母清化以後，如果是一個低調將變成送氣清音，反之如果是高調，則會變成不送氣清音。徐文提出的觀點對於解釋一部分漢語方言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由於他沒有將古全濁聲母送氣不送氣的所有類型都跟調值聯繫起來，因此不具有普遍性。例如湘語中送氣的古全濁聲母入聲字既可以和高

調相配，也可以和低調相配，用徐的理論就得不到很好的解釋。另外，湘語的古全濁聲母上、去聲字一般是個低調，但在絕大多數湘語中都讀作不送氣清音。這說明調值的高低和送氣不送氣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

王福堂（2006）認為古全濁聲母清化後送氣/不送氣都是由於原本送氣的古全濁聲母演變的結果。古濁聲母清化後的送氣與否，不決定於濁聲母原來的送氣與否，也不決定於聲調調值的高低，而決定於方言中濁聲母清化時由送氣向不送氣變化過程中所處的階段。文章還對具體方言中的送氣/不送氣現象作出了解釋：

根據目前吳湘兩個方言濁聲母的音值和清化的情況，可以推測漢語的全濁聲母在古代也是一種類似於現代吳方言的濁送氣音——氣嗓音，而且普遍發生過吳湘兩個方言的送氣成分弱化以至失落、由送氣音轉為不送氣音的音變。……客贛方言的送氣音是方言中古全濁聲母較早保持為送氣時清化形成的，閩方言的不送氣音是因為古全濁聲母清化前已經變為不送氣，而某些方言古全濁聲母按調類分別送氣和不送氣則是因為該方言不同調類的全濁聲母失落送氣成分和清化的時間有早晚的不同。由於歷史上各方言古全濁聲母的音變過程並不同步，漢語方言因此出現了送氣不送氣的多種情況。

這一論述為解釋古全濁聲母清化後送氣/不送氣的原因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至於解釋是否具有普遍性，正如作者自己所說：「歷史上已經完成的音變，也不一定都有條件加以確切的說明。而老湘語個別方言送氣濁音未來清化的情況還將考驗本文的判斷。」

參考文獻

- 鮑厚星. 2004. 〈湘南土話系屬問題〉，《方言》4。
- 曹劍芬. 1982. 〈常陰沙話古全濁聲母的發音特點〉，《中國語文》4。
- 曹劍芬. 1987. 〈論清濁與帶音不帶音的關係〉，《中國語文》2。
- 曹志耘. 2002. 《南部吳語語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曹志耘主編. 2008. 《漢語方言地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 陳暉. 2006. 《湘方言語音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陳慶延. 1989. 〈古全濁聲母今讀送氣清音的研究〉，《語文研究》4。
- 陳蒲清. 1981. 〈益陽方言的邊音聲母〉，《方言》3。
- 顧黔. 2001. 《通泰方言音韻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 韓沛玲. 2006. 〈山西及其周邊方言濁聲母清化類型及歷史層次〉，《語言科學》4。
- 蔣冰冰. 2006. 《吳語宣州片方言音韻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李榮. 1982. 〈溫嶺話「鹹淡」倒過來聽還是「鹹淡」〉，《方言》2。
- 李如龍. 1985. 〈中古全濁聲母閩方言今讀的分析〉，《語言研究》1。
- 李如龍、辛世彪. 1999. 〈晉南、關中的「全濁送氣」與唐宋西北方音〉，《中國語文》3。
- 李如龍、鄧享璋. 2006. 〈中古全濁聲母字閩方言今讀的歷史層次〉，《暨南學報》3。
- 魯國堯. 1992. 〈客家方言源于南朝通語說〉，載《中國客家民系研究》，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
- 羅香林. 1992. 《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南天書局。
- 平田昌司. 1982. 〈徽州方言古全濁聲母的演變〉，《均社論叢》12。
- 錢曾怡. 1981. 〈文登、榮成方言中古全濁平聲字的讀音〉，《中國語文》4。
- 石鋒. 1983. 〈蘇州話濁塞音的聲學特徵〉，《語言研究》1。
- 辻伸久. 1979. 〈湖南諸方言の分類と分佈——全濁聲母の變化に基く初步的試み〉，《中國語學》226。

- 王福堂. 2001. 〈平話、湘南土話和粵北土話的歸屬〉,《方言》2。
- 王福堂. 2006. 〈壯侗語吸氣音聲母ʔb ʔd 對漢語方言的影響〉,《語言學論叢》33,北京:商務印書館。
- 王福堂. 2006. 〈古全濁聲母清化後塞音塞擦音送氣不送氣問題〉,第一屆湘語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長沙。
- 伍 巍. 2000. 〈中古全濁聲母不送氣探討〉,《語文研究》4。
- 王士元、沈鐘偉. 1995. 〈吳語濁塞音的研究〉,載《吳語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又載《王士元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 2002。
- 夏俐萍. 2008. 〈益陽方言的古全濁聲母〉,《中國語文》6。
- 徐通鏞. 1990. 〈山西方言古濁塞音、濁塞擦音今音的三種類型和語言史的研究〉,《語文研究》1。
- 徐雲揚. 1994. 〈A Theory of the Bifurcation of the Middle Chinese Voiced Syllable-initial Stops and Affricates into Aspirates and Unaspirates after Devoicing〉,《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2。
- 許寶華. 1997. 〈中古全濁聲母在現代方言裏的演變〉,載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編《中國語言文學研究的現代思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嚴修鴻. 1998. 〈連城方言古全濁聲母今讀的四種類型〉,《語言研究》2。
- 楊時逢. 1974. 〈靈寶方言〉,《清華學報》新9卷。
- 楊秀芳. 1989. 〈論漢語方言中古全濁聲母的清化〉,《漢學研究》2。
- 曾獻飛. 2005. 〈湘南、粵北土話古全濁聲母送氣/不送氣成因初探〉,《語言研究》3。
- 張雙慶、萬波. 1998. 〈樂昌(長來)方言古全濁聲母今讀音的考察〉,《方言》3。
- 趙日新. 2002. 〈徽語古全濁聲母今讀的幾種類型〉,《語言研究》4。
- 趙元任. 1956. 《現代吳語的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
- 鄭張尙芳. 1985. 〈浦城方言的南北區分〉,《方言》1。
- 鄭張尙芳. 1995. 〈贛、閩、粵語裏全濁聲母今讀濁音的方言〉,《吳語和閩語的比較研究》(中國東南方言比較研究叢書第一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周長楫. 1981. 〈中古全濁聲母在廈門話裏的讀法再證〉,《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4。
- 周先義. 1994. 〈湖南道縣(小甲)土話同音字彙〉,《方言》3。
- 莊初昇. 2004. 〈中古全濁聲母閩方言今讀研究述評〉,《語文研究》3。
- 莊初昇. 2004. 《粵北土話音韻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A Summary on the Middle Chinese Voiced Initials of Chinese Dialects

Xia Liping

Abstract The evolvement of the Middle Chinese (MC) voiced initials is so sophisticated that it is alway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dialect research.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on the study of the MC voiced initials since 20th century. Rich achievements have made in describing and analyzing, as well as big progresses have made in explaining some phenomena of the evolvement of the MC voiced initials. The theory synthesizing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in the future study.

Key words Chinese dialect, the Middle Chinese ancient initials, describe, explain

作者資訊：夏俐萍，女，湖南益陽人。河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業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漢語方言學及社會語言學。

聯繫方式：河南省新鄉市建設東路 46 號河南師範大學文學院 453007

Email : xlphg@163.com

電話：13581803908